

阅 读

第538期

一点青绿

□ 宗璞

抗战期间在南方，为躲避空袭，我们住在郊外一个庙里。这庙坐落在村庄附近的小山顶上，山上葱葱郁郁，长满了各样的树木。一条歪斜的、可容下一辆马车的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上。路边满是木香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

花墙上飘着垂柳，绿白相映，绿的格外鲜嫩，白的格外皎洁，柳丝拂动，花儿也随着有节奏地摇头。

庙的右侧，有一个小山坡，草很深，杂生着野花，最多的是野杜鹃，在绿色的底子上形成红白的花纹。

坡下有一条深沟，沟上横生着一株柳树，据说是雷击倒的。虽是倒着，还是每年发芽。

靠山坡的一头有一个斜生的枝杈，总是长长长长的柳丝，一年有半年绿茵茵的，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

我和弟弟经常在这柳桥上跑来跑去，采野花；捉迷藏，不用树和灌木，只是草，已足够把我们藏起来了。

一个戏冬，我家的小花猫死了。

昆明猫很娇贵，养大是不容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它躺着，闭着眼。我和弟弟用猪肝拌了饭，放在它嘴边，它仍一动不动。

“它死了。”母亲说，“埋了吧。”我们呆呆地看着那显得格外瘦弱的小猫，弟弟呜呜地哭了。

我心里像堵上了什么，看了半天，还不离开。

“埋了吧，以后再买一只。”母亲安慰地说。

我做了一篇祭文，记得有“呜呼小花”一类的话，放在小猫身上。我们抬着盒子，来到山坡。我一眼便看中那柳伞下的地方，虽然当时只有枯枝。

我们掘了浅坑的坑，埋葬了小猫。冷风在树木间吹动，我们那时都穿得十分单薄，不足以御寒的。

我拉着弟弟的手，呆呆地站着，好像再也提不起玩的心兴了。

忽然间，那晃动的枯枝上透出了一点青绿色，照亮了我的眼睛，那枝头竟然有一点嫩芽了，多鲜多亮呵！

我猛然觉得心头轻松好多。杨柳绿了，杨柳绿了，我轻轻地反复在心里念诵着。

那时我的词汇里还没有“生命”这些字眼，但只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一切都又有了希望似的。

时光流去了近四十年，我已经历了好多次的死别，到1977年，连我的母亲也撒手别去了。

我们家里，最不能想象的就是没有我们的母亲了。母亲病重时，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你娘，这房子太空。”这房子里怎能没有母亲料理家务来去的身影，怎能没有母亲照顾每一个人、关怀每一个人的呵斥和提醒，那充满乡土风味的声音呢！

然而母亲毕竟去了，抛下了年迈的父亲。母亲在病榻上用力抓住我的手时说过，她放心，因为她的儿女是好的。

我是尽量想做到让母亲放心的。我忙着料理许多事，甚至没有好好哭一场。

两个多月过去，时届深秋。园中衰草凄迷，落叶堆积。

我茫然地打量着这园子，这时，侄儿迎上来说，家里的大猫——狮子死了，是让人用鸟枪打死的，已经埋了。

这是母亲喜欢的猫，是一只雪白的狮子猫，眼睛是蓝的，在灯下闪着红光。

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出来。

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

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

深秋将落叶吹得团团转，枯草像是久未梳理的乱发，竖起来又倒下去。我的心直在往下沉，往下沉……

忽然，我看见几缕绿色在冷风中瑟瑟地抖颤，原来是那株柳树。

在冬日的萧索中，柳树有些黯淡，但在一片枯黄之间，它是在绿着。

“这容易生长的，到处都有的，普通的柳树，并不怕冷。”我想着，觉得很安慰，仿佛得到了支持似的。

清明时节，我们将柳枝插在门外，据说是可以辟邪，又选了两枝，插在母亲骨灰盒旁花瓶里。

柳枝并不想跻身松柏等岁寒之友中，它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尽量绿得长一些，就像一个普通正常的母亲，平凡清白的人一样。

（摘自《读者》2012年第15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鸡鸣寺的樱花

□ 孙衍

每年的春天我都要去鸡鸣寺走一趟，不是去烧香，毕竟不是善男信女，自然是不能扰了清净地。我是去看樱花的，和所有爱花的人一样，像赴一场约，无论多远多忙多紧张，只消一阵暖融融的风吹来你就匆匆上路了。

我总是选择从鸡鸣寺的后山，也就是鼓楼的北极阁上山。这还是朋友告知的路径，山不高，路也不算陡峭，但是起伏迂回曲径通幽的样子，像是穿越了千山万水万丈红尘。其实路并不远，差不多十分钟就到了。但一路的好景致总也让人流连，很容易就错过了和朋友约定的时间。

山上也种满了樱花树，种类不多，是那种大朵大朵云雾般粉色花朵的樱花树，美是美，却叫不出名儿来。它们隔着一段路就有一棵，兀自繁花似锦的样子，又像是怕独占鳌头，硬是给其他植被留出了空来。这样的疏密有致，不知是园林业者的匠心，还是花草树木们私下磋商后的相安无事。

山上人也不多，就算有也是急急地赶路，毕竟下去一个坡道，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鸡鸣寺的药师佛塔了。那尊药师佛塔真是历尽磨难呢，早年曾是《新白娘子传奇》中金山寺的取景地，后来因为几次火灾事故重建了，依然巍峨耸立在那里，樱花绽放时，树木葱茏中远远望去有些日本京都的意思。

今年不知为何，后山的门被锁上了，有人说是鸡鸣寺在扩建庭院。鸡鸣寺从来都是香火旺盛，信者众，怕是现有的院落也不够用了吧！

所以，去樱花大道的路便少了一条，恰恰又是游客罕知的路，颇为可惜。

只好绕玄武湖公园，或者是和平公园。那里一处是明朝的皇家园林，一处是民国时期的考试院所在地。无论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我想她一定是大不中意吧，或者还没准备好迎接这突如其来的爱情。爱情这种东西太玄妙了，条件太契合或者距离太过遥远，都难以成就姻缘。好与不好，唯有冷暖自知。

想起每年约了来看花的朋友，都会在樱花树下倾诉一些心事。年长的爱说陈年旧事，年轻一些的总带着些期许。

也有外地来南京的朋友，无论是不是樱花季，都习惯性地带到这边来，一是览胜，二是叙旧。都说鸡鸣寺是南京的宝地，不但祝祷灵验，更是金陵城里少有的观景平台。东望紫金山，北摄玄武湖，西取鼓楼紫峰，南向巍巍城池。

最值得一去的还是明城墙上的茶室，那里常年供应名目众多的好茶，比如最能代表南京的雨花茶和梅花茶，都是带着花香的好茶。如今正是樱花季，也是樱花入茶的好时节吧。记得曾带一北京的朋友登上茶室品茗，从此每聊起天来必是提到这半空中的茶室，意犹未尽。后来，城墙里的藏兵洞里开了数家“腹藏”书吧，大抵是知道南京读书人多，再僻静的地方也有朗朗的读书声。

我们站在城墙底下的一处高地，那里有几株樱花开得正盛，密密匝匝的。这时一阵风吹来，樱花漫天飞舞，一些少女尖叫起来，而我看着那些花瓣飘落下来，拂过一张张或兴奋或激动的脸，她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心里会惦念起从前一起看花的朋友，只是如今天涯各处，少了音讯。

（摘自《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武汉大学出版社）



“接”这个字

□ 张晓风

“人活着”，最重要的事就是——“活着”。

这世上，学问之道虽有万千，但经过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忽然推翻自己以前的成见，从这一年开始，我认为，活着，才是硬道理。而要活着，第一要务就是吃喝。当然啦，阳光和空气更重要——好在，那些东西，一般而言，老天爷都可以允许我们不劳而获。但至于吃的、喝的，却要我们自己去费点力气了。任何人，没吃没喝一个礼拜，就会从人间消失——所以，农业很重要。而且，刚才说的“喝”，除了人要喝，动物、植物也要喝，真是一番大阵仗啊！

一个人，活一辈子，总要想和农业有关的事，因为这是人类非有不可的重要事项。

所以，有一天，我就给一位在宜兰的农人打了个电话，去询问有关农艺的事。他原是在上班族，也就是俗话说的“吹冷气的”那种人。几年前，他毅然决定回故乡务农，和妻子二人从头开始，去向土地求取可以生存的恩惠。他决定种“小西红柿”，这是台湾在五十年前就努力开发的品种，到了他的农园里，因土地肥沃、气候相宜，产品很快就供不应求。我好奇，问他秘方，他也大大方方说了，他说得平平淡淡，好像此事全无可矜夸之处。他把我视为神秘曲典的农艺认定为“自有‘专人’‘专技’在焉”——而他，只要按规矩办事就行了。

原来他用的是嫁接法，此技自古就有，其法是把想种的作物截一小段，去托生在另一株植物的主枝上，而主枝是连着泥土大地的。农人的作品中提到，曾有人把柠檬枝嫁“种”在柚子树上，结果得到一公斤重的柠檬呢！

我就教于这位宜兰农友的是某种嫁接在茄株上的小西红柿，茄子在这场行动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砧木”，有了砧木撑腰，结出来的小西红柿不知怎的非常细致、柔韧且甜美。

我以前虽在农艺书上看过这种神奇的艺术，但跟农人两下对谈，并作实际求证，却是第一次。我还问他：“两株交家，小西红柿的茎是斜切的吗？”他却笑了，说：“不用麻烦，有农业公司，他们把这两种植物相接好了，我只要买来种就可以了。”

哎，哎，这真是神奇的时代，一切大小事项，全都以分工合作，手到擒来。万事万物，只要依循着道理和归纳出来的成规去做就是了。

嫁接的道理我以前似懂非懂，现在，跟农夫谈了半天，依然似懂非懂。这情况，好像有点像《孙文学说》中的“知难行易”。要在生活上使用电灯、电冰箱，只要插上插头就行了——但要弄懂物理学上的电力传导，那可要十年以上的功力。好在，这个世界上懵懵懂懂不了解电的人，也都大刺刺地享受电的好处。

唉！快八十岁了，对农事的嫁接术，我仍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免有几分惭愧，但我对此事一向是十分叹服的。我甚至曾经对一个“接”字大感兴趣，且为之神魂颠倒。此字收在近两千年前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现在已经没人用了。相较之下，“接”字跟“接”字很像，读音也一样，不过把提手旁换成了木字旁。此字的解释是“续木”，清代的文字学者段玉裁很详细地解释了整个续木的过程。原来，为了那个神圣的农业上的嫁接动作，古人还曾创造过一个专用的汉字呢！这一场“天工”加“人力”所完成的植物学上的神秘仪式，真是令我越想越想去想破头也搞不明白啊！

但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就惊喜万分，其实，我根本无须外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株不折不扣接过嫁接的植物呀！不是吗？

我的老家在苏北，是块贫瘠的土地。我的祖父努力读书的结果，也只是让他能在邻村做几个农家小孩的塾师。农家户穷，他能赚取的也只是三餐加住宿而已，家人其实是在饥饿的边缘。

我的父亲在民国初年靠着向亲戚借贷，去城里读了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而我，像柔弱的小西红柿孩子，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金华战区，却有幸接受教育，投身于茄株粗壮而元气淋漓的主干。我的平生，是以前人的智慧、前人的学问、前人的风骨为砧木而完成的开花结果的过程。

当然，砧木必须跟大地联系得够深入，它本身也必须够强壮，够有生命力，够有办法，能去助人一臂，并且，够有其自家的特色。

什么是年轻人的生命和生活提升且硕大丰美的砧木呢？也许是《论语》，也许是《列子》，也许是诗词，也许是希腊悲剧，也许是韩、柳、欧、苏的文章，也许是罗门王的《箴言》，也许是《红楼梦》；也许是莎士比亚，也许是托尔斯泰，也许只是一本教科书和它所引爆的延伸阅读……

至于人类对知识的学习、记忆和吸收，这些神奇的过渡是怎么在脑中悄悄完成的，那是专家才有办法略知一二的高深科学。至于你我之辈，大概只需知道，如何去找到一块优秀的砧木来投靠，来吸取那份旺盛的正气和秀气，让自己的佳果滋养人世。说得再白一点，就是去阅读、去吸收、去转化，又据为己有，又去分给别人。

更幸运的是，小西红柿只能在短短的一季中，投身于一种砧木，相较而言，人类却可以在漫长的一生中，投身于多种砧木，吸收多重资源。而且，说不定，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机会成为一株挺拔的砧木，可以去“化生”别人，去滋养某条柔软的弱枝，让它也能枝繁叶茂，结实累累。（摘自《张晓风散文系列》浙江文艺出版社）

买一亩大海

□ 鲍尔吉·原野

买一亩大海，就买到了一年四季日夜生长的庄稼。庄稼头上顶着白花，奔跑着、喧哗着往岸边跑，好像它们是我的孩子。对，它们是浪花，但对我来说，它们是我种的庄稼。

大海辽阔无际，而我有一亩就够了。其实我不懂一亩有多大，往东有多远，往西又有多远。别人告诉我，一亩是六百六十六点六六七平方米。够了，太够了。六百多平方米表面积的大海，足够丰饶。买下这一小块大海，我就是万亩大海的君王。

在我的海域上，没人来建高楼，没人能抢走这些水，我的水和海水万顷相连而不可割断。再说他们抢走海水也没地方放。这里没有动迁，也没车因而堵堵。如果我买下这一亩海，这片海在名义上就属于我，而这片海里的鱼、贝壳乃至小到看不清的微生物，更有权利说属于它、属于它们。是的，这一小片海在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朋友的朋友活着的时候就属于它们——包括路过此地的鲸鱼和蹒跚的海龟，以后也属于它们。我买下之后所能做的只是对着天空说：“我在这儿买了一亩大海。”阳光依然没有偏私地继续照耀着我这一亩海和所有的海，日光的影子在海底的沙子上蠕动。

一亩大海是我珍贵的财产，我不知怎样描述它的珍奇。早上，海面的外皮像铺了一层红铁锈，却又动摇，海水好像融化了半个太阳。上午，如果没有风，我的海如一大块翡翠缓缓地动荡，证明地球仍然在转动，没停歇。如果你愿意，可以闭眼憋气钻进翡翠里，但钻一米半就会浮上来，肺里也就这么多气体。这时候，适合于趴在了一块旧门板上（买船太贵）随波逐流，六百多平方米，够了，太够了。在我的领海上，我不会用线、用桩什么的，更不会用铁丝网什么的划分这块海，被划分的海太难看了。一个人的私权意识表现在大海，就有点像蚂蚁站在大象身上撒尿。海的好看就在于一望无际。到了晚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连这里的螃蟹都会背，不是人教的，而是海教的。金黄的月亮升起来，黑黝黝的海面滚过白茫茫的一片羊群，没到岸边就没了，也许被鲨鱼吃掉了。在海边，你才知道月亮原本庄严，跟爱情没什么关系。在星球里，月亮是唯一显出一些笑意的，我是说海边的月亮。

我还说没一亩大海在下午的情形。下午，这亩海有时会起浪，包括惊涛骇浪。海不会因为我不买下不起狂风巨浪，海从来没当过谁的奴隶。海按海的意思生活才是海，虽然九级大浪卷起来如同拆碎一座帝国大厦，虽然海会咆哮，但它始终是海而没变成别的东西。

谁也说不清一片海，尽管它只有六百多平方米的表面积，说不清它的神奇、美妙和壮大。何止早午晚，海在一年四季的每分每秒中呈现着不重复的美和生机。买海的人站在海边看海，鸟儿飞去飞来，鱼儿游来游去。假如可以买到海的话，只不过买到了一个字，它的读音叫“海”。世上没有归属的事物，只有大海，它送走日月光阴，送走了所有买海和没买海的灵长类脊椎动物，他们的读音叫“人”。

（摘自《穿上夜色出行》远方出版社）

